



## G 追梦·一线职工风采录

## 弧光父子



赵春青 绘

本报记者 邹倜然 本报通讯员 魏金金

日前,在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浙江选拔赛上,宁波技师学院16数控焊接(5)班的丁澄洋获得焊接项目第1名,入选浙江省集训队。

“将门无犬子”。丁澄洋的父亲丁卫松就是一位老焊匠。丁卫松在绍兴柯桥水务集团排水公司从事焊接工作30年,曾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,还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衔人。

“电焊不是我最初的选择。”19岁的阳光男孩丁澄洋说。

2016年,中考成绩不理想,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?当时16岁的丁澄洋感到迷茫。

“学一门技术,踏踏实实做一名技术工人。”父亲丁卫松开口了,但家里的反对声此起彼伏。

在行业内,焊接被称为“最不要脸”的工作,工作时要戴着面罩,脸上不脱掉几层皮,眼睛不红痛几次就入不了这个“门”。丁澄洋从小就看到爸爸经常带着“一身汗、一脸黑、一身怪味儿”回家。

2016年,丁澄洋怀着矛盾的心情走进了宁波技师学院。当年,恰逢学校世赛项目焊接技术集训队选拔人才,丁澄洋通过学校层层筛选,入选集训队。酷暑中,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在近40摄氏度的车间里训练,被汗水浸透的T恤能拧出水来,被溅起的火花灼伤眼睛、烫伤皮肤是常事。

“爸,我不想学了,当电焊工感觉抬不起头来。”2017年暑假回绍兴时,丁澄洋一度想要放弃。

第2天,丁卫松带着儿子来到他工作的车间。丁卫松穿上橘色工作服,扎稳马步,两块钢板在一盏蓝色的电弧之后凝结在一起。那条焊缝上一片片整齐均匀的铁“鳞片”让丁澄洋感到神奇——父亲是怎么做到的?

“世界的金属制品,75%需要焊接,焊接技术直接决定了产品质量。”丁卫松对儿子说:“作为一线技工,我对这个‘工’字有着特别的理解,‘工’字既是工人的工,也是工程师的工。要成为一名优秀工程师首先要成为一名优秀工人。”

这时,懵懂少年似乎有了清晰目标:做一名像父亲一样优秀的焊工。回到学校,丁澄洋专心学习电焊技术,慢慢享受焊接带来的乐趣:当漆黑的夜晚,一道道强烈的电焊弧光迸发时,多么炫酷;一缕缕紫蓝色的轻烟飘扬时,多么优美;均匀整齐的铁“鳞片”发出耀眼的金属光泽时,电焊工多么幸福。

## 荒漠高原“玩风车”

本报记者 邢生祥

驱车行驶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切吉地区的公路上,公路两旁不时掠过一排排“大风车”,一直延伸到山的那边,硕大无比的风机叶片在天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……这些“大风车”正将高原风能转换为电能输入国家电网。

“爸爸,这是什么啊?”黄河水电公司工程建设分公司职工许建军在和儿子手机视频时,儿子一边摆弄着风电场的风机模型,一边一脸认真地问。

“这是‘大风车’呀!”许建军得意地告诉儿子:“爸爸工地上有好多这样的‘大风车’呢!”

没想到,4岁的儿子犹豫了一下,喃喃道:“爸爸,那你不回家陪我过生日,是因为你在工地‘玩风车’吗?”两个多月没回家的许建军,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许建军负责的“海南州特高压外送基地风电项目”其实就像他的另一个孩子,只不过这个孩子生长在共和县切吉地区的荒漠化草原。

“公司接到竞标任务后,安排我牵头制定风电版块的投标方案,20天里,我组织现场踏勘累计行程近万公里。”许建军说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最终许建军负责的风电版块一举中标。

项目获得开发权,一切才刚刚开始。中标后的几个月,许建军带领公司员工按计划完成了工程建设招标、现场征地、施工临建等一系列准备工作。原本想在春节后大干一场,但突如其来的疫情,没给他们喘气的机会。

现场200多名留守工人的生活如何保障?防疫物资是否够用?一个个待解的问号,让许建军片刻都不能安心。他在春节期间完成自我隔离后,第一时间乘车赶赴项目施工现场。

作为青海首批发复复工的重点项目,2月中旬以来,来自20多个省市,1800余名施工及管理人员返回项目工地,严密的防控措施实现了“零输入”的目标。

“就是因为爸爸在工地‘玩风车’,小朋友们才能在家里安安心心地做游戏。”在视频中,许建军对儿子说。

## 有一种美 叫高温下的坚守

眼下,虽已立秋,但各地“热”情持续,不少劳动者仍在岗位上接受“烤”验,辛勤付出。他们在烈日下穿行于城市的大街小巷,在建设工地挥汗如雨,忙施工、赶进度,在百米高空无惧骄阳……正是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奋斗与坚守,保证着城市的正常运转,守护了千家万户的“清凉”。

阳光很烈,你们很美。在这些用汗水和奉献写下的战高温故事里,那一张张挂满汗水的面孔,一件件浸透汗渍的工装,一句句朴实无华的话语,一份份汗水淋漓的担当,也在激励我们攥紧拳头、埋头苦干,找到质朴如初的奋斗力量。平凡如你,不平凡亦如你。

——编者

## 在“烤箱”里给仪器“体检”

本报记者 钱培坚 本报通讯员 黄兴

外面有烈日烘烤,里面有机器加温,再加上柴油机散发的机油味,发动机舱俨然一个大烤箱。在这个面积不足5平方米的密闭空间内,与船为伍30年的上海市公安局水上巡逻支队艇艇长李勤,在近50摄氏度的高温下,仔细检查着舱内的各个仪器,只为确保巡逻船只能正常航行。

面对高温“烤”验,这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已经连续奋战了两周有余。

## 5平方米,50摄氏度

毒辣辣的日头悬挂空中,上午9时,李勤如同往常一样,在巡逻队出发前,检查所有巡逻艇的动力系统以及仪器仪表。

刚拉开动力舱的舱门,一股热浪从下方扑来,灼得人不禁向后退了一步。稍稍通了会儿风,李勤麻利地沿着梯子进入动力机舱内。面积不足5平方米的空间内摆放着两台大型机器,狭窄的过道上很难并排站下两个人。

最让人难受的是舱内的高温。此时室外温度超过30摄氏度,舱内温度至少升高了10摄氏度。记者在舱内待了5分钟,胳膊上已经浮起了一层汗,身上的衣服几乎全被汗水打湿。

“我们挑选队员时,一定要选身形瘦削的。我有个徒弟,长得有点胖,每次检查完动力舱,都跟洗了澡一样,身上没有一处干的地方。”李勤一边检查动力系统,一边抹着额头上的汗水,“舱内闷热,再加上柴油味,可不就是一个烤箱嘛!”

面对每年都如期而至的高温“烤”验,为保证水域治安巡逻工作顺利开展,船艇适航率、安航率“双一百”是首要任务,李勤总是顶着烈日、冒着酷暑,奋战在高温一线。

## “从军装到警服,我没选错”

李勤从事船艇相关工作已有30余年,大半辈子和船艇没分开过。1987年,他参军入伍,1989年,考上陆军船艇学院,毕业后分配到陆军船艇某部成为战士。他从轮机兵升为轮机长,再升为上海警备区后勤部船队队长,部队里所有与船艇相关的岗位他都轮值过。

2009年转业时,李勤本来有很多选择,但是他已经离不开船了。

“心里还是想在船上干,毕竟船艇驾驶、轮机这门手艺,我不想丢,不想放弃,对这身制服也有些不舍。”最终李勤选择了上海市公安局水上巡(交)警支队,一待就是11年。李勤现在担任船保组组长,带着徒弟们负责支队23条船艇、摩托艇的运维保养工作。

“每天虽然忙碌,尤其是现在天热,去机舱检查一圈,衣服就干了湿,湿了干,但是我很满足现在的工作,心里有一种很充实的感觉。”检查完船只,李勤接过记者为他准备的矿泉水,“咕咚咕咚”一下子喝了半瓶,“现在,边防和港航公安分局管理的水域面积越来越大,从黄浦江延伸到长江、近海,管理的船艇也越来越多,后面陆续还会有海船入列。但是,我还是想说,从军装到警服,这个选择,我没选错。”



陈宋正在给电动公交车充电。

刚充满电的公交车车厢内,温度达到44摄氏度。

本报记者 李润钊 摄

## G 人来人往

## 让好制度为劳动者“遮阳”

邓崎凡

今年,不仅三伏天长达40天,而且处于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,很多劳动者不得不穿戴口罩、手套等防护装备工作。两相叠加,劳动者经受着更加严峻的高温“烤”验。

实际上,每年这个时间段,有关高温劳动保护的话题总能引起广泛关注,越来越多的部门、用人单位、劳动者也都更加重视高

温权益保护。环卫工人、快递小哥、建筑工人……特别是对这些重点人群的关注,推动着高温劳动保护制度逐渐完善落实。

高温之下,对劳动者最可靠的保护,莫过于让他们覆盖在“制度荫凉”之下。

目前,《职业病防治法》《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》以及许多地方性法律法规,都对高温作业环境下的劳动保护作出了相关规定,各地各级工会也纷纷出台“凉策”为户外劳动者“降温”。

然而当务之急,还是要督促用人单位按照政策法规要求,落实防暑降温主体责任。

是否遵守了法律法规规定?是否建立健全了防暑降温工作制度?高温津贴是否及时足额发放……劳动监察部门、工会组织对用人单位的检查督促,正有效促进劳动者的高温权益得到保障。

此外,要给高温下劳动者的自我防护创造条件。很多劳动者,收入与工作量挂钩,不到万不得已,他们不愿意休息。所以,一方面劳

动者要意识到“身体是最大的本钱”,量力而行;另一方面,更合理的薪酬考核机制,是对劳动者最好的保护。

最后,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和关爱,对劳动者尤为重要。少扔一袋垃圾,少一分催促,就能给环卫工人和快递小哥减轻很多工作压力;提供一块阴凉的休息场所,递上一杯水,也许就能解决他们的大问题。从这个角度讲,高温劳动保护,人人有责。



高温下的劳动者。

新华社发 江汉 摄

## 往返300公里运垃圾

本报记者 李国 本报通讯员 丁华乾 范子玉

每天清晨4时到岗,5时发车,驾驶着餐厨垃圾收运车,穿梭于大街小巷收运餐厨垃圾。然后,将收到的垃圾运到界石垃圾二次转运站卸料。这是重庆环卫固废运输南部流转中心驾驶员每天的工作。

8月10日临近正午,太阳又毒又辣,记者在这里看到,流转中心组长冷德刚正顶着烈日挂桶、升降、倾倒,汗水从他的额头不断滴落。

也许是此前跑了多年青藏路所致,40岁出头的冷德刚看上去比实际年龄略显老态。6年前,他来到重庆环卫集团,成为界石垃圾二次转运站牵引3班组长,负责站内垃圾运输,他对这份工作很珍惜,也很尽责。

## 每天凌晨习惯性苏醒

重庆是著名的火炉城市,进入8月,气温持续飙升,窜到了近40摄氏度,地表温度接近50摄氏度。

每天凌晨3时左右,冷德刚就会习惯性地醒来。这是他来到界石转运站工作后形成的生物钟。

3时40分出发,住在单位的他到达工作现场时还不到4时。

趁凌晨相对清凉,他要对静候在停车场的20台牵引转运车逐一检查。从发动机、机油、灭火器、车灯状况,到随车的防暑药物,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,不让一辆车“带病”上路。

凌晨4时许,所有驾驶员陆续到齐。开过简短的班前会,交代完注意事项,大家各就各位,发动机器,排队候“料”。每隔10几分钟,便有一辆环卫车,载着压缩好的垃圾,驶出转运车间。大家一天需要跑3趟,往返300多公里,运送垃圾近百吨。

同事们最感动的是:正午时分,太阳暴晒,外出的牵引车陆续回站,冷德刚总是叫同事们快去吃饭、休息,自己则钻进铁皮包裹的驾驶室内,在六十多摄氏度的高温里,将牵引车一辆辆准确无误地倒进装料位。

冷德刚所带领的3班,连续两年获得全国总工会、重庆市总工会颁发的“安康杯”竞赛活动优胜班组称号。

## 心无旁骛战高温

冷德刚告诉记者,公司运用人工与科技手段,对驾驶员进行全天候跟踪关注,适时进行情绪干预,防止驾驶员带着不良情绪驾驶。

冷组长并不“冷”。这里的驾驶员告诉记者,冷德刚养成了一对“火眼金睛”,能察言观色,发现工友们的情绪变化。

前几天,他观察到一位中年驾驶员到单位时,面有不悦,询问情况后得知,他与妻子为家庭琐事发生了口角。

冷组长当即给对方妻子拨通电话,好言劝慰:“有事好商量,别让老公带着情绪上车。”

女方恍然大悟:“我给老公道个歉!”

冷组长还翻出手机微信让记者看,那是他每天早晚发给20多位同事的信息,一字字温馨的提示、一句句暖心的祝福,让同事们舒心、安心,情绪饱满地迎战高温,安全驾车。

记者发现,站内还设立了爱心驿站,驿站内安装有空调,还放置了防暑用品、绿豆汤、方便面等,专供驾驶员避暑、休息。

14时,室外酷热难当。然而,在巴渝大地、广袤城乡,仍有约700辆印有“重庆环卫”字样的垃圾运输车,沿着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、逶迤蜿蜒的山区公路,载着生活垃圾,向焚烧厂、填埋场、餐厨垃圾处理厂进发,构成了一道高温炙烤下的“流动风景线”。



刚充满电的公交车车厢内,温度达到44摄氏度。

本报记者 李润钊 摄

## 技术改造也是防暑福利

从部队退伍后,陈宋曾在公交车上当了11年的司机。2018年,他因为久坐造成腰肌劳损,不得不离开司机岗位,转行当上了公交车充电员。

“夏季车厢空调开启后,公交车的平均耗电量增加了3成,每天进场充电的车辆从平日里的400辆增加到600多辆,平摊到当班的6名充电工身上,每个人平均要比平时多服务25辆公交车。”陈宋告诉记者,在变电站的日子里他学会了节能减排、精打细算。

在公交车休息充电的时间里,充电员并不能闲下来。他们每半小时要检查一次站点内的所有充电桩,一旦发生跳闸情况,就可能影响公交车正常运行,一个小小的火花都可能引发火灾,甚至引发充电桩全线路损坏的安全事故。

去年,变电站3期项目正式启动,站点里充电桩的最大充电功率从原本的150千瓦升级到了180千瓦,每台车的充电时长则从120分钟被压缩到了90分钟。陈宋感叹:“新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量。”

“对于一线工人来说,技术改造也是防暑福利!”公司工会主席叶壮志告诉记者,目前福州投入运营的11座集中快速公交专用充电站里,有62名像陈宋一样的充电员,随着直流双枪快速充电技术的普及,工人们将能感受到改变、享受到清凉。

今年夏天,42岁的陈宋在充电站里有了新的代步工具——电动滑板车。一脚支撑、一脚助跑、双脚上板,就可以轻松自由滑行。

制图:陈子蕴